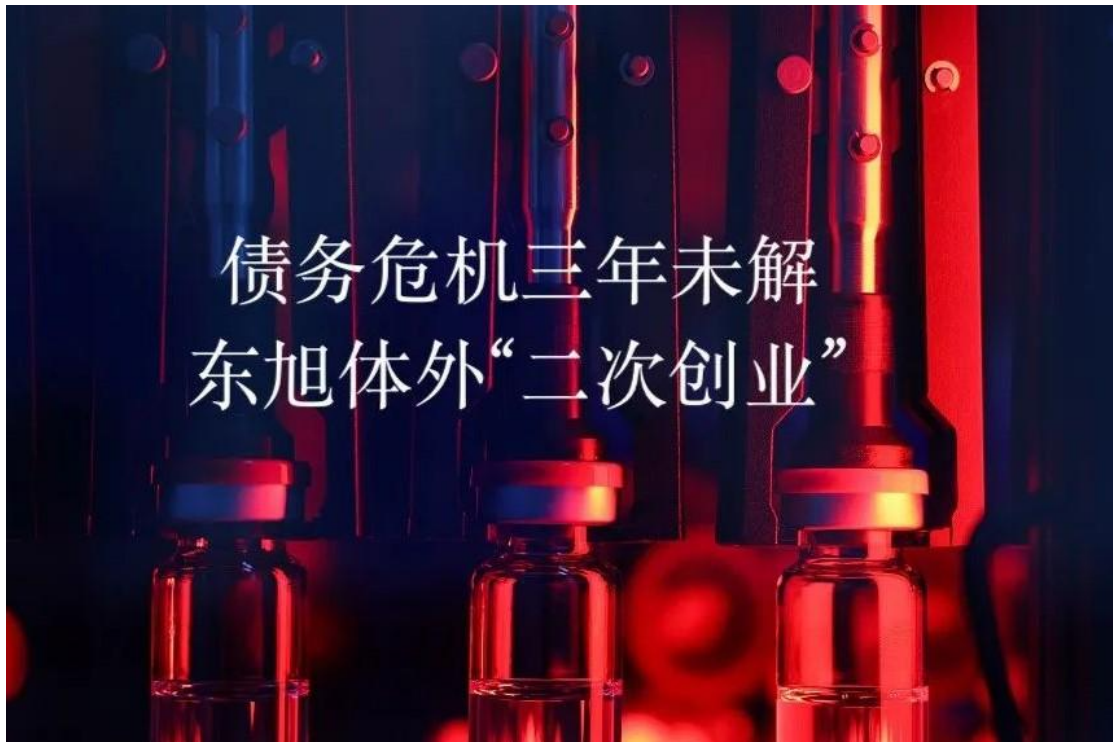


债务危机三年未解 东旭体外“二次创业”

东旭集团董事长李兆廷的“二次创业”如火如荼，但似乎这一切都和身陷债务危机的东旭已毫无关系。



2022年7月19日，甘肃省天水市，据称是中国首台自主研发的全氧燃烧中硼硅药用玻璃窑炉点火投产仪式正在举行。作为天水市“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培育新兴产业”的标志，该项目备受重视，投产仪式获天水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共同出席。值得注意的是，和他们一同出席并启动点火的，还有东旭集团董事长李兆廷。

中硼硅药用玻璃是疫苗玻璃瓶的核心原材料，但一直严重依赖进口。

根据天水市的宣传材料，2021年，国内对中硼硅药用玻管的使用量超过10万吨。而此次点火的是由东旭集团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全氧燃烧+电助熔”技术药玻窑炉，“标志着国内企业在中硼硅药用玻璃的上游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打破国际垄断，填补国内空白”。

然而尽管此项目充满了东旭的影子，但是从项目的股权结构上，却似乎与东旭毫无关系。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甘肃天水，东旭与当地国资就合作投产了三个项目，从股权结构到利润分配上，似乎与东旭集团及其下属上市公司都没有任何关联。

东旭集团是河北省大型民企，旗下上市公司东旭光电是国内最大的液晶玻璃基板装备制造、技术研发及生产销售企业，是京东方等面板制造企业的上游；后投资扩张至新能源客车、金融板块，知名的上海申龙客车亦是东旭光电全资子公司。

然而东旭被广大金融市场人士熟知则是2019年11月的公开债务违约，彼时东旭光电因账上有182亿元货币资金，却无法偿付18亿元到期的中票，而成为“债市网红”，债券违约也引发了其后续的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延续近三年，至今仍未见任何解决的迹象。截至2021年末，东旭光电资金账面余额93.77亿元，其中受限资金85.77亿元；金

融有息负债账面余额 248.68 亿元，其中未能如期偿还债务本息金额 175.81 亿元。

另一方面，东旭集团和其实控人李兆廷却自 2020 年起频频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座上宾，与不同地方政府合作兴建新型光电显示材料、氢燃料电池系统等与东旭光电主业高度重合的项目，但项目公司却与东旭没有股权上的任何关联。

8 月 19 日，东旭光电董秘王庆表示，公司对这些项目并不知情。

I. “二次创业” “闪电复兴”

2022 年 5 月 28 日上午，总投资 23 亿元，规划占地 497 亩的上海申龙(梅河口)汽车制造建设项目暨梅河新区汽车产业园项目开工仪式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举行。该项目同样受到了当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市委书记王爱明和李兆廷共同宣布了项目的开工。

根据“中国吉林网”报道，2021 年 8 月至 11 月期间，李兆廷曾多次与梅河口市领导洽谈合作意向。2021 年 11 月 19 日，双方正式签订汽车项目投资协议。在 2022 年 1 月，成立合资公司——上海申龙(梅河口)汽车有限公司，注入第一笔资本金；同年 3 月，成立东旭项目工作专班，市工信局牵头负责，推进项目建设。建成后预计年产能

1 万辆新能源汽车。一期建成首年预计产值 6.8 亿元，利润 8200 万元，税收 5400 万元。

知名客运汽车品牌“上海申龙”是东旭光电的全资子公司，然而这个“上海申龙(梅河口)”虽从公司名称到技术支持都与东旭密切相关，但公司股权结构上仍难见东旭影子。天眼查数据显示，“上海申龙(梅河口)汽车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梅河口市财政局(49%)和北京沪旅晨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51%)，后者由自然人王士林全资持有。王士林也是武汉旭申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武汉旭申是东旭光电全资子公司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营业务并不涉及汽车制造的北京沪旅晨达旗下除了上述上海电龙(梅河口)外，还有“上海誉蜂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沪旅晨达持股 70%，另外 30%由一个叫邢夺的自然人持有。这家公司在 2022 年 6 月同洛阳高新实业集团公司合资成立了“洛阳申龙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国珍，与东旭集团旗下另一上市公司东旭蓝天的公司领导重名。

而据洛阳高新区官方媒体 2022 年 4 月的报道，洛阳高新实业集团的氢能汽车产业园项目合作方却是东旭集团，该项目预计拟投资约 100 亿元，计划建设新能源专用车项目、车载和储能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制氢储氢加氢装备制造一体化项目、合成生物基新材料项目等。

这些项目都是李兆廷提出的“二次创业”成果之一。2020年，深陷债务危机的东旭集团决定“重振旗鼓”，董事长李兆廷在集团内发起“二次创业”。2021年5月的干部大会上，李兆廷意气风发，称努力一年多，终见曙光，再提出“闪电复兴”的“战略总目标”。

从各地政府官方渠道的公开信息中可以窥见，东旭和李兆廷的“二次创业”如火如荼。除了前述的氢燃料电池项目和药用玻璃项目外，东旭在其“老本行”新型光电显示材料领域，更是跟多地地方政府快速推进了不少项目。例如，在细分的3D车载玻璃生产制造领域，有山东青岛、陕西汉中、四川达州和德阳、江苏如皋、新疆库尔勒和河南安阳等七地与东旭合作建厂；又例如，目前在手机显示屏领域领先的OLED载板生产项目，就有甘肃天水、河北廊坊、陕西汉中和云南楚雄四地地方政府跟东旭分别合作设厂。OLED屏画质出众，可弯曲性卓越，被各大手机厂商旗舰机使用，而这项技术一直被国外几家公司把持，东旭是国内唯一具备OLED载板生产能力和掌握OLED设备技术的本土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起，东旭集团在河南、甘肃、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吉林、山东等省份与不同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氢燃料电池系统、新型光电显示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产业园等大型项目，仅公开见报的合作项目就有近30个，这些项目中

有部分已经建成投产。然而从这些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来看，东旭并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任何股权。

II. 项目“出表”之谜

东旭光电则公开否认了这些项目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在7月29日东旭光电线上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有股东提问甘肃天水、湖南怀化、山东青岛、河南安阳等项目跟东旭光电究竟有何关系，提出这些新项目所有光电技术都是东旭光电的专利，为何未在上市公司的收益上体现？

对此，东旭光电董秘王庆回应称，这些项目跟东旭没有关系。他表示，天水和安阳的项目开始时有东旭光电的装备子公司参股，但等到签署了政府投资意向协议开始共同筹集项目资金时，发现由于股东单位中东旭处于违约状态，无法过银行风控，于是东旭光电“逐步退出了安阳项目和天水项目”。

但这种说法仍然无法消除大部分人的疑虑。公开信息显示，诸多这类新项目公司管理层其实都是或曾经担任东旭光电的核心骨干。例如，天水 OLED 新型显示材料项目，项目公司“甘肃旭盛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为李俊生，也曾担任东旭光电子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南怀化光电新材料产业园项目董事长兼总经理韩永康，是东旭光电所有的多项新型设备专利的发明人；江苏如皋3D 车载盖板玻璃项目董事兼总经理任书明也是东旭集团旭虹光电总经理，且是东旭 3D 车载盖板玻璃的技术骨干。

由此来看，这些东旭新成立的体外公司，主要是通过跟地方国资合作，地方国资或地方产业投资公司持有一定比例的项目公司股权；而剩余股权一般由自然人持有，或与东旭集团、东旭光电无实际关联的民企持有。同时，民企股东均为自然人控股，注册地多在北京，且无实际业务开展。

这些公司也从未进入过东旭集团或其旗下上市公司的公告或报表中，虽然这些公司与东旭集团仍然有财务往来。

根据部分前述新建项目 EPC 中标信息，EPC 承包方或设备供应商包括“河北光兴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甘肃光轩高端装备产业有限公司”、“湖南兆湘光电高端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等，EPC 合同总金额超过 166 亿元。在地方政府宣传文稿中，这些公司都以拥有东旭集团技术为宣传点，并是东旭在当地的研发中心。

其中，河北光兴半导体曾是东旭光电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年报，“基于整体战略布局规划考虑”将河北光兴于 2021 年 4 月转让给北

京中创蔚来科技有限公司，取得投资收益 215 万元。而从上市公司剥离后，河北光兴陆续获得来自东旭集团新建项目 100 亿元的 EPC 订单。而东旭光电在 2021 年 11 月 1 日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回应投资者质疑称，河北光兴尚未使用东旭光电专利技术。

与此同时，东旭光电连续三年大额亏损。2019 年至 2021 年，东旭光电营收分别为 175.3 亿元、70.49 亿元、56.32 亿元；净利润亏损分别为 15.23 亿元、34.03 亿元、28 亿元，三年累计亏损愈 77 亿元。

各条业务线表现也“惨不忍睹”。2021 年，东旭光电多条业务线营收大幅下滑，整体营收下滑 20.1%，其中装备及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营收分别下降 85%和 39%，光电显示材料仅上涨 6.01%。

但是东旭内部技术人员却是另外的感受。一位东旭内部光电技术人员称，2021 年是近一年来玻璃基板最好的一年，价格涨幅超过 10%，玻璃生产供不应求。“芜湖、郑州、石家庄的产线都是处于脱销的状态，甚至京东方派人驻场盯货。玻璃基板是一个重资产的行业，最大的投资是里面的铂金通道，东旭几个老的基地，芜湖、郑州、石家庄接近 10 年前已经建厂，投资都投完了，现金流肯定是非常充裕的。”

III. 债务违约处置遥遥无期

与此同时，这家 2019 年 11 月开始公开债务违约的公司，至今仍未明确如何偿还已经违约了的 56.56 亿元公开市场债务。截至 2021 年末，东旭光电逾期的有息负债 175.81 亿元。

2019 年 11 月 19 日，东旭光电公告称由于公司资金暂时出现短期流动性困难，不能如期兑付“16 东旭光电 MTN001A”“16 东旭光电 MTN001B”和“16 东旭 MTN002”三笔债券；2020 年 5 月 19 日，再次违约。4 只违约债券合计余额 56.56 亿元。而彼时，财报还显示东旭光电坐拥 183 亿元货币资金。后来，东旭与康得新、康美等债市网红一起被称作“大存大贷”的典型，其货币资金的真实性也备受质疑。

此外，东旭集团一直备受争议的疑点，即上市公司在集团财务公司的高额存款近三年来不降反升。东旭集团还与东旭光电于 2016 年 11 月共同设立了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在集团内部实施资金归集。然而，虽然东旭集团持东旭财务公司 60%，但东旭集团并未将东旭财务公司合并报表以及列示关联交易，这样也就无法追踪投资方向和回款情况，也无法监测是否存在大股东挪用资金的情况。东旭债务危机爆发后，东旭光电在财务公司的高额存款却提取受限，无法支取。

根据东旭光电彼时的半年报，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东旭光电在财务公司有存款 87.78 亿元。但三年过去，这笔存款不降反升，2021 年末，该公司在东旭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79.04 亿元。

此外，东旭光申的预付款项和其他非流动性资产等科目继续维持高位。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东旭光电预付款项和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余额共计 156.48 亿元。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相关合同标的或款项能否安全收回存在不确定性。再加上存放在财务公司的存款 79.05 亿元，合计 235.53 亿元，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49%，而上述款项均未计提减值准备，这也操作也被交易所发函问询。

事实上，深交所针对东旭光电债券违约、2018-2021 年年报进行过多轮问询，涉及货币资金受限原因、债券违约原因等，但东旭光电的回复乏善可陈，对这些体外项目只字不提，反而一口否认相关联。

一位东旭内部管理人员称，东旭债务违约之后，融资受阻，将这些项目设在体外是为了方便融资，不然也会影响与地方政府的合作。该人士称，这些项目也会成为东旭集团偿债来源，但具体如何操作，则以东旭集团整体债务重组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为由不予透露。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东旭光电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93.77 亿元, 其中受限资金 85.77 亿元; 负债中列示的金融有息负债账面余额 248.68 亿元, 其中未能如期偿还债务本息金额 175.81 亿元。